

郭有义

地下工作十五年



地下工作十五年

郭 有 义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文作者郭有义，从青年时期在北平参加了学生运动，不久又到陕西搞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总部滕代远参谋长派他到河南安阳，后又到开封作地下工作，任党的地下工委书记。这期间，他领导工委策反伪军一部成为我党地下军，参与组织了开封学生举行反蒋反美大示威，控制了郑州敌电台，得到不少重要情报和开封敌城防图，配合我军解放开封、郑州。书中写了我们党地下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中，不畏艰险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歌颂了白区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

地下工作十五年

郭 有 义

责任编辑 张励中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125印张 254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9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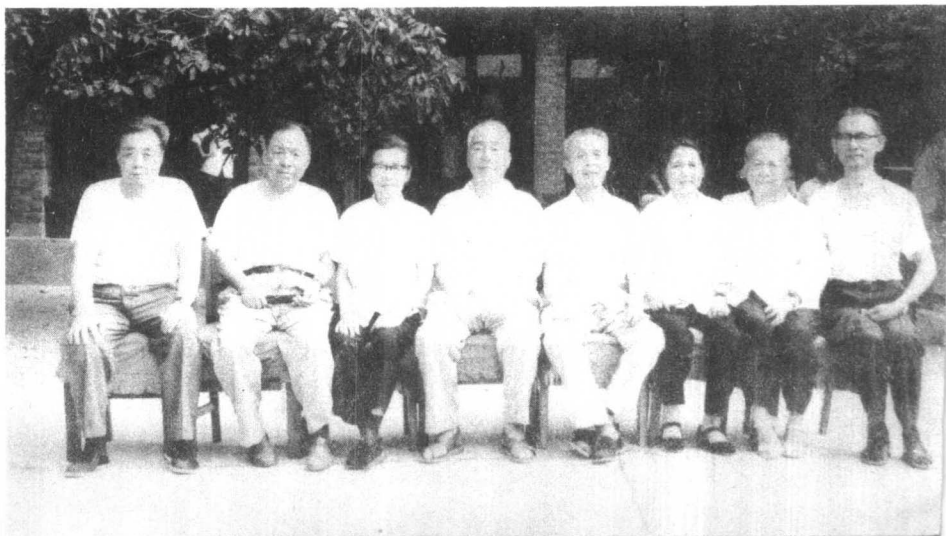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1105·115 定价

¥1.50



郭有义在写回忆录

中共开封工委老干部座谈会，1983年8月9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召开。自左至右：唐醒民、曾洁光、马志新、郭有义、曹志真、李瑞兰、姚汝安、马良。





1947年开封学生反内战、反
饥饿、反迫害游行大示威

1983年8月9日上午
9时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孔祥祯与郭有义会晤



1983年郭有义在
马府坑旧工委门口





郭向心 胡万杰二烈士



张绍儒夫妇及其儿子（1949年摄）

内 容 说 明

这部革命回忆录选集，包括党在地下工作中的工运、兵运、学运和民运，共二十三篇，约二十三万字。如按系统划分，大致可以说由四部分组成。一是由作者从事地下工作十余年的亲身经历写成，计十一篇；二是作者任开封工委书记时所掌握的一支白军队伍——现已通称为“一支地下军”——的斗争故事，计八篇；三是作者一位老战友的地下工作经历，其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英勇行为，与作者和作者所领导的地下工作经历无逊色，故由作者撰述下来，计二篇；四是开封工委在郑州电信局和军闻社所开展的地下工作和斗争，也很出色，计二篇。从时间来说，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汴郑解放；广袤涉及三省一市，很多事件又是同时并发，长期共存，所以不能完全按先后次序来写，虽然作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尽量按事情发生的次序编排，仍不能随心所欲。请读者原谅！

作者自序

我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党员。如果从我参加革命时间算起，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就在北平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同盟北平分盟（简称社联）。如果从这个时间算起，到一九四八年郑汴解放为止，十五年只多不少。我参加社联是在地下，入党也在地下，入党以后的工作，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地下，这期间也不能说根本没在根据地呆过，但屈指计算，零零碎碎的合计起来，至多超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就这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其中还有很多时间是为地下工作而占用了。如关于地下工作的学习培训，计划、总结，请示报告等。总计起来，地下工作的岁月不少于十五年。故本书定名为地下工作十五年。

在这十五年的地下工作中，我的足迹踏过了一市三省，经历了蒋介石宪兵第三团蒋孝先在北平的残酷镇压，长期目击过日寇在河南沦陷区的血腥统治。……在这暗无天日、漫漫长夜里，魑魅张牙，魍魉舞爪，究竟错捕多少，冤死若干，已难统计。但只就我在河南地下工作七年中，就有十九人次被捕，十一人牺牲。其中固然也出了少数几个叛徒，但绝大多数被捕党员、都是临危不惧，宁死不屈，不破坏组织并严守党的秘密，不陷害同志并舍命捍卫党的领导。在法庭上公然斥责敌人，在刑场上高喊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我如果不是同志们竭力保护，用生命捍卫，有我

几个也死了。所以我是幸存者。但我常想：人的生命所以宝贵，就在于他能创造价值。我今天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就是写回忆录。我要以《春秋》的笔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寓褒贬，别善恶”，对叛徒，我要口诛笔伐，对烈士和地下其他有功之人，我要歌功颂德。以励来兹，以育后人。

“事如春梦了无痕”，

赖有文词勒梓桐。

壮值乱离愤投笔，

老逢盛世怡砚耕。

精神建设贵传统，

物质文明在革新。

慢晒笔过鸦成阵，

优良经验遗后昆。

我不自量力，不矚棉薄，一心想把这十五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用秃笔把它写出，只求达意，不计辞藻。如果我不把它写出，则这些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故事情节，尤其是一些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每一念及，则使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为此我在庆祝建党六十周年河南日报征文时，我写《古稀之年话今昔》（载《河南日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三版）一文结尾时就写过一首七律，如下：

人生七十今不稀，

兀兀穷年撰史诗。

烈友血斑犹在目，

敌顽霜刃宁忘遗。

万山红遍阳光献，

千里冰封热血摧。

无数丰碑英烈影，

纷来沓至叩心扉。

我现在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在我十五年的地下生涯中，面对着“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顽固派），面对着把共产党员当作百斯笃菌（霍乱，见《灭共歌》）的日寇，我在敌区长期埋伏，后来铺的摊子也大了，虽谆谆教导每一个党员都要在任何环境中恪守秘密工作原则，要经得起考验，但在特务如毛、警探如林的社会里，连《马氏文通》（清朝马建忠著，关于中文文法的书）储藏都有了罪过，指此书为马克思的书，因为是“马氏”，人逮捕，书没收，所以本书把监狱斗争专写四篇。一方面揭露敌人乱抓乱捕，一方面也就描写了我们共产党人的“精忠贯日月，浩气满乾坤”的宁死不屈精神。

最后，让我引证胡耀邦同志对山崎丰子所说的几句话作为我的序言结尾吧！他说：“我们的工作有光明面，也有缺点，这是事实。我们历来坚持毛主席提倡的两点论。假如你把中国写得太好了，那就不真实。除了写好的，缺点也可以写嘛。”（1984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

我的地下工作，十五年时间，不仅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回忆录是要求真实的；所以我这部书是专求真实，不计成败。中国古代向来就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高见。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每日每时都是在各种敌对势力互相冲突或竞争中过活。我们地下工作的处境，那就不言而喻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旁

观者清，当局者昧”。切盼读者以自己之昭昭，启发作者之昏昏。

1984.12.24.于汴

目 录

内容说明

作者自序	(1)
第一篇 北平学运对我的陶冶	(1)
第二篇 我在陕西省的一段地下工作经历	(14)
第三篇 拆东墙补西墙 ——征日伪的税，筹我们的经费	(32)
第四篇 我在沦陷区所经历的珍珠港事变	(43)
第五篇 破军运巧炸漳河桥	(55)
第六篇 红波冲破沉沉夜	(74)
第七篇 妓女检治所以对革命的贡献	(85)
第八篇 “达成大陆交通之使命”	(96)
第九篇 开封情报站的尾声	(111)
第十篇 弥天硝烟擎火炬	(131)
第十一篇 缅怀胡万杰烈士	(155)
第十二篇 一支地下军	(177)
第十三篇 张绍儒如何进入兰封沦陷城？	(196)
第十四篇 地下军的主力是如何成长壮大的？	(210)
第十五篇 轻民赋广开财路	(225)
第十六篇 张绍儒被关进了日本宪兵队	(235)

第十七篇	张绍儒第二次入狱	(247)
第十八篇	开封解放前夕城防鸟瞰	(260)
第十九篇	地下军的地下交通及其联络站	(271)
第二十篇	党在刘茂恩部队中的工作	(280)
第二十一篇	段广兴在狱中	(304)
第二十二篇	卡住他的脖子 ——忆郑州电信局的反饥饿斗争	(317)
第二十三篇	军闻通讯社记者的神通	(331)

第一篇 北平学运对我的陶冶

小时的生活环境

我的家，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山坡上。是一个“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的地方。尽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是我的家乡，依然是钻燧取火，“三纲五常”。尤其是我生长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祖父、父亲都是清朝遗老。不过我出世时祖父已故。父亲却对我印象是深刻的。他“不度德，不量力”，自诩为书香门第，必须有人继承他家书香。我弟兄二人，老太已经随父经商，那么书香的继承当然就落到了我的身上。父亲厌恶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更深信“无主乃乱”，因而梦想有朝一日真龙天子还会出现，开科取士当然还会复兴起来，所以自小就教我熟读孔孟之书，谙练诗赋之艺，幻想叫儿子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父亲常教导我说：“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好了进秀才”。但最低限度也得叫我安份守己，守家在地，反正不能去上洋学堂。他把学堂看作是异端，洪水猛兽。谁家孩子如果上了学堂，那就非坏不可。我父亲的看法虽然错误，却也抓住了一些事实。那时上学堂的人多属纨绔子弟。他们上学堂多数没学到学

识，只是学了一些洋气皮毛，有的还逛窑子，长了杨梅大疮。所以父亲对学堂畏如蛇蝎，无论如何是不叫孩子去上学堂的。父亲的意思是想把我束缚在他的封建家庭。他有百亩土地，还在镇上开中药铺，放高利贷，他认为我守住他的家业，一辈子就吃用不尽。可是他的话，我一点也听不进去。我只想读书求知识。我认为知识才是真正财富，贼偷不了，水冲不走，风刮不去，雨淋不湿。但我想求的知识并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洋学堂里所讲的史地、自然、英文和算术。我们县城就有高等学堂（实际是现在高小），我虽无缘进去，但“墙里说话墙外听”，他们干什么，那是偷不了的。我虽然读孔孟之书，但忠君爱国在古书上是有的。皇帝已经不存在了，无须忠君，但黄帝和蚩尤作战，周朝和猃狁角逐，曹操北征乌桓，孔明南擒孟获，岂不都是为了救国？因此爱国之心，我从古书上是得到了启发的。爱国就得有科学。当时我想：外国尽欺凌我们，它们比我国强就是由于它们的科学发达。中国如果想富强，也非发展科学不可。于是，我的科学救国之心油然而生。可是父亲不允许去上学堂，我只得在私塾里蛰伏着。

可是在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患脑溢血症死了。经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到我十九岁那年五月，遂说服长兄和慈母，背井离乡，束装就道，到太原上了新民中学。那时我们全省才有一所大学，两所高中。初中也寥若晨星，我家离山西近，所以到了太原。

开始接触了党的教育

我到太原上了新民中学。新民中学设在新南门外。距新民中学不远的满洲坟，还有一所中山中学。中山中学的学生中有我一位同乡名叫崔生锡，他邀我和他在中山中学宿舍联榻而住，到新民

中学走读。我照办了。

中山中学总共才几十人，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我在这里遇到一个闻喜县的学生，名叫李得陵的，课余之暇，我们常在一起闲聊。有一次，他和我说：“俄国原来也受帝国主义欺侮，革命了，就不受欺凌了。中国要想强盛也得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所奉行的，因此我们应该加入共产党。”他还时常向我宣传世界语，他说：“全世界都实行了共产主义，就会走向大同。因此语言也得统一，于是波兰扎曼荷夫发明了世界语，现已普及各国。”关于后一个理论，我倒是十分赞成，因我读过《礼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段引文是描写了中国古圣贤所幻想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我对它十分憧憬。所以我和李得陵很谈得来。当时我十九岁，他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他个儿不高，家贫，衣着朴素，但性情很活跃，交际很广，用今天的眼光回忆，他是个共产党员无疑。不过他向我没有明显暴露过。他常于业余时间带我去学世界语，当时我也确实学到一些，但后来因为没有应用的场合也就忘记了。但入党我是不干的。因为孔圣人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且党的繁体字是由尚黑二字组成，我想党字既是尚黑，必然不是光明正大，很自然地我就把结党和营私联系起来。我不赞成党，所以就不能入党。因此对党向我伸出的手，我没有把它拉住。

社会科学对我的启发

一九三〇年的夏天，阎冯汪蒋大战中原。我记得阎锡山当时很